

天運第三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
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
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
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
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
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
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
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
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
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
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
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
仁義先王之運也止也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
處觀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
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
圃道遙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
者謂是采真之遊以雷為是者不能讓祿以

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
之則懷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閱其所不
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
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淫者為能用之
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
矣

郭註求之於度數陰陽而未得此寄孔老
以明絕學之義中心無受道之質則雖開
道而過去中無主則外物亦無正已者故
未嘗通也由中出者聖人之道外有能受
者乃出耳由外入者假學以成性雖性可
學成要當內有其質若無主於中則無以
藏聖道也名者天下之所共用矯飾過實
多取者也多取而天下亂矣仁義者人之
性也人性有變古今不同故遊寄而過去
則實若滯係於一方則見見則偽生而多
責故至隨時而變無常迹也從簡故易養
不損己以為物遊而任之斯真來也采真
則色不偽矣天下有以所非自累者而沒
命於所是非立乎不貸之圃也舍之而悲

者操之不能不懷知進而不知止則性命
喪矣所以為戮守故不變則失正矣

呂註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而道非一二
三也求之於度數則不出乎數之中故五
年而未得道分而為陰陽而道非陰陽也
求之於陰陽不出乎天宇之大故十有二
年而未得道之所以不可獻之親告之兄
弟子孫者以中無主外無正也中無主則
我欲授之而彼不止外無正則彼欲受而
我不行物之有主固有之也道之在己有
其固有而已莫之有而有之是中無主而
不止射之有正所以受之也道之於人與
其所受而已莫之受而強之是外無正而
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以其
無正也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以
其不止也不隱則不能推而納之謂也
然則道非可求之於度數陰陽求諸己而
已非可獻之於君親自得而已名者不可
多取多取則德之蕩也仁義不可久處久
處則觀而多責逍遙則無所不適苟簡則

其求易賤不貸則不與物交知走則凡所
 來者莫非其也不能讓祿知有富而已不
 能讓名知有顯而已不能與人知有勢
 而已而親權者操舍之累害性尤甚一無
 所繫觀濁水而迷清淵不休則天刑之不
 可解怨息至生殺八者正之器非正之道
 唯循大變而無所淫乃所以用其器之道
 也以其道用其器此正之所以為正也天
 門者循大變而無所淫者所由出入也以
 為不然則天門弗開可知矣

疑猶註夫道妙在陰陽之外其粗在度數
 之間於此求之而未得必無思無求然後
 得之於陰陽之外也既不可進獻其上又
 不可告與其下者無它也學而不思則罔
 思而不學則殆思之所以專德性學之所
 以道問學中無主言其不能思外無正言
 其不能學由外入者學中無主以思之則
 外入者不止於心中出者思外無學以
 正之則中出者不行於人道由中出不為
 外所受則是不止聖人不出學由外入無

主於中是不能思聖人不隱出顯隱藏也
 易曰輝光日新其德由中出者也君子多
 識前言往行由外入者也由中出者所以
 致廣大由外入者所以盡精微此道之所
 以全也名者天下公器若有私則是不齊
 之名不可多取仁義之於道猶傳舍之於
 路只可一宿不可久處言不著於仁義之
 迹也道遠無為不貸無出采具之遊即天
 遊也嗜富好權之人心靈愚昧不能鑒見
 玄理以闕其所不休息者是天之戮民也
 怨息至生殺八者唯大人用之然後為正
 之器天門者精神往來一闔一開萬物出
 入於此其變無窮者也
 詳道註莊子以孔子行年五十一而不聞
 道焉言以明道之不易聞也度數不過於
 五陰陽不過於十二仁以立人故假道以
 行義以立己故託宿以處然假道以行非
 不宿也孟子以仁為安宅為廣居是也託
 宿以處非不行也孟子以義為正路為大
 道是也登應彼之之而終以見還四者與

作利養之地食於苜蓿之田然後甘其食
 立於不貸之園而後善貸且成也
 碧虛註孔子明有用之用而未得無為之
 道道者無絲忽可度量無小閤可算數無
 支干可推尋故求之而未得也老聃告以
 道之為物君親臣子莫得傳授者難其器
 也中無原本則吉祥不止外無質正則至
 德不行妙意出乎聖人之懷外無受道之
 質妙意雖明猶不出也至言入乎學者之
 耳內無容納之量聽瑩自惑至言何嘗隱
 耶名者實之有多取則招患仁義非一定
 之法蓬廬豈安居之處古之至人假而行
 之寄而居之遊於自得之場准於莽蒼之
 野連牆而不相往來是謂來真之遊具則
 不偽矣夫於富者怪祿誇榮者惜名恃權
 者多忌俗態之常也有鑒則知止知止則
 不辱怨息等八者名實之所係名當其實
 則器不濫矣逆變則寒寒則名實虧名正
 則實正或矯而為之是靈府之不通也
 腐齋云度數禮樂也陰陽物理也五年十

二年初無別義但言精粗求之久而未得耳自道而可獻以下四句發得極妙學道者雖有所聞於外而其中無主非所得留之不住也外無正者我無所得則外無質正何以自行由中出者此謂教人我言自中出而汝不能受則聖人不告汝矣由外入者此言受教至言自外而入汝之聽汝未有見而中無主雖聞亦無所得非聖人有所隱也此四句極精微道不可傳病在此四句而已名不可多取此譏儒者好名仁義不可久處為其有迹觀見也纔有聲迹可見禍患之所由生假道託宿過則化之意苟簡不貸易養無出皆不費於我是謂采取真實之理也富顯權三者標之而患失則懷舍之而迷戀則悲畧無所見以視其所不^三休迷而不知反者也心無見而不能反視其迷此天奪其魄也怨恩等八者有此人世則有此八者之用用所當用曰正必無心者方能用之大變造化也能順而無汨則在我者正而可以正物苟

未能無心而以為不然則胃中之天昏塞矣詩曰天之牖民便是天門之意度數之學可以律歷考也陰陽之學可以氣候推也道之為體不關律歷不涉氣候所以於此求之而未得唯無心而任化者不期合而與之合非求索所得也使道而可獻至莫不與其子孫言無主謂內無其實故道不舍外無正謂世無師匠故道不流行若郢人之於匠石則中有主外有正故能成其妙斷沉至道授受之微神交心契於恍惚杳冥者乎夫聖人以道覺民猶天降甘露未嘗擇地然非瓊瑛之器不能容受此不受於外無主於中之謂也名多取則毀至而害生仁義久處則迹見而多責至人所以假託之而無滯迹故世間愛患無由及也以道遙故無為以苟簡故易養以不貸故無出則雖物違乎前吾亦何事之有是謂朱真之遊言不容一

毫私偽於其間如天之運出乎自然而生生化化未嘗息此人之所以貴道之所以神也而世俗皆以富顯權三者為是而不能讓操懷舍悲將無復道遙之日矣此之謂不休而一無所見以燭之是天刑之不可解也怨恩等八者正之器唯正人能用不失宜如喜怒哀樂雖聖人不能盡無在乎中節耳循大變而無所淫謂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者是已已正而後器正器正斯可以正物其心以為不然則是泰宇不虛何足以論道天門喻心之虛明心法如眼豈容有物哉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噉膚則通者不寐矣夫仁義憊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皆耶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辨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來酒魚相與

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嚼予又何規老聃哉

郭註外物加之雖小而傷性已大使天下無失其朴質全而仁義著矣風自動而依之德自立而乘之斯易持易行之道若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猶擊鼓而求逃者無由得也夫鵠白鳥黑自然各足無所偏尚故至是者忘名譽忘名譽乃廣耳言仁義之譽皆生於不足若魚之相忘於江湖乃忘仁而仁也孔子謂乃今於是乎見龍言老聃能變化因御無方自然已足也

呂註至人之心若鏡而仁義惛然亂之豈非播糠眯目蚊虻嗜膚之比哉天下莫不有無名之朴而能使之無失則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言其自動自立又美條條然若建鼓而求亡子耶天下已失其朴而假以仁義無異建鼓求亡言以聲聞名譽求

之也且鵠白鳥黑朴之自然何所加飾則言譽之觀無所加廣於人之性亦若是而已魚處陸而相响以濕不若相忘於江湖則天下失其朴而相响以仁義之濕沫不若相忘於道德之江湖也龍之合而成體散而成章則未始累於其身也老聃以仁義為播糠蚊虻則不累於其身可知矣疑獨註撲者道之全仁義道之散風者道之化物德者道之在人使天下無失其道之全但當任其自在依風而動據德而立矣必揭仁義以求道德若建鼓以求亡子耶鵠白鳥黑自然而然故不足以為辨也名譽者所以物色而非其朴故不足以為廣也魚處陸而濕沫相濡雖頃刻相親而性命之理已失不若相忘江湖各自足也

薄俗相親以仁義特一時之愛而性命之理已失不若相忘道德各自足也古者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蓋以此孔子聞老聃之言變化無窮歎其猶龍而合散無常也口且不能言何規老聃哉

碧虛註駢於仁義者猶批糠眯目枝於聰明者猶蚊虻嗜膚欲不惜亂可得乎不離珠則朴全做淳風以化物總至德以自完足矣又何苦荷擔仁義奔走陳跡哉猶鵠白鳥黑物自群分夫何足辨涸魚之响濡相濟於恤之情見矣不若相忘江湖之為樂也孔子見老聃而云見龍夫龍冥會元氣合而成體也飛潛煥爛散而成章也出處無心故乘乎雲氣動靜以時故養乎陰陽老聃聖德莫測若是余規諫何施哉

庸齋云嗜膚眯目偏說逆心之譬惜毒言其苦情逆也故風順化總猶執也若使天下不失其本然之朴則皆順化而行執德而立何待教乎猶負大鼓而求亡子無由得也夫鵠白鳥黑不待浴默自然之質不足致辨以名譽觀示天下使有是非此心不廣大矣魚之响濡能幾何若處江湖則相忘於水喻至道之世各循自然無所是非上下亦相忘矣合而成體渾然者也散而成章縻然者也言龍在天地之間可見

而不可見也。乘乎雲氣在造化之上，養乎陰陽以天地之道自樂也。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無異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故聃以播糠眯目，蚊虻噬膚，喻仁義之憤心。蓋借是以鍼世人之膏肓，使天下各得其渾然之真，則化物也。動之以風，治身也。立不失德，美必傑。然自標仁義之名，以為道之極，致若達鼓求七子，無由得之也。夫鵠鳥之不待浴，黔則白，黑之實知之審矣，故不必辨。至道博大不可名言，今乃求之於仁義之譽，何足以為廣哉？猶涸魚之相濡沫，非不親愛，視江湖相忘之樂，為何如然？今世正以濡沫微愛為仁，而不知聖人不仁為仁之至也。孔子見老聃歸而不設目擊道存，不容聲矣。龍之成體成章，乘乎雲氣，養乎陰陽，則動靜不失其時，德澤足以及物，而神化不測者也。故古之論聖人神人者，皆以龍為喻。非夫子不能形容聃之德，非聃不足以當夫子。

之喻然。二聖人者，皆人倫之至，顯仁義用更相發明，無容優劣於其間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六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七

武林道士 指伯秀 學

天運第四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偃堂而應，微曰：子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王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敵，逆武王逆紂而不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以進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親，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兢，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天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